

● 不朽的情侣系列

IMONE DE BEAUVOIR
JEAN-PAUL SARTRE

波伏瓦 与 萨特

[德] 瓦尔特·范·洛索姆 著
朱刘华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不朽的情侣系列



波伏瓦 与 萨特

[德] 瓦尔特·范·洛索姆 著

朱刘华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伏瓦与萨特/[德]洛索姆著;朱刘华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3

ISBN 7-5313-2229-3

I. 波… II. ①洛… ②朱… III. 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302 号

Simone de Beauvoir und Jean-Paul Sartre

Copyright © 1998 by Walter Van Rossum

Chinese copyright © 2000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Rowohlt·Berlin Verlag GmbH, Berlin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93 千字 印张:4³/₄ 插页:2

印数:1—8,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立伟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王复冈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229-3/I·1942

定价:8.50 元



这一对在咖啡馆里，在那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那里产生的。直到40年代末才每人搬进自己的房子，在那之前他们都是生活在旅馆里。

40岁的西蒙娜·德·波伏
瓦、小说家

“存在主义”的专职人员，
被嘲笑为“大萨特主义者”。



在沙丘中：立陶宛

“我成了一位出卖者，
一直是。我全力以赴地投入
我的工作，毫无保留地沉浸
在工作、怒火、友谊之中，
这毫无用处：一会儿之后我
就会否认我自己，这我知道，
我要这样，激情汹涌，
单是由于热切地意识到我未
来的出卖，我就出卖我自己
了。”



1950-1951年同尼
尔森·艾格林在密歇根
湖畔的米勒

此时一切都已经成为
过去，但这位“蛙女”仍
然还是想显得像个幸福的
姑娘。

比安卡·毕能菲尔
德，生于1921年

1938年先是热恋上了
她的女教师波伏瓦，后爱
上了萨特。但实际上这个
波兰犹太女子寻找的只是
父母。



雅克·劳伦特·波斯特，被唤做“小波斯特”，1940年前后先做萨特的学生，后娶奥尔伽，但直到50年代初都是波伏瓦的情人。（左数第二人）



纳塔利·苏洛金，被叫做纳塔莎，生于1921年。波伏瓦狂风暴雨式的情人，战争期间是波伏瓦的最亲密的知心人。

蒙特帕纳斯公墓上合葬的坟墓
“在热烈的争论结束后，当我们中一位直着嗓子欢呼时，他就对另一位讲：您呆在您的小木盒子里吧！……您出不来，我不会跟随您去那里。即使别人将我葬在你的身旁，也没有一条道连接你我的骨灰。”但我们不可能在想到一人时而不忆起另一位。



纪念我的母亲

玛格莱特·范·洛索姆和

苏珊娜和 O。

谢辞

我衷心地感谢我的两位“家庭教师”苏桑娜·乔治 (Susanne George) 和克里斯托夫·福姆魏格 (Christoph Vormweg)。不然谁还能够这样设身处地地为我绞尽脑汁？这本小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们。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1

第二章 源自距离的精神接近的艺术/4

第三章 西蒙娜和海狸/50

第四章 萨特或：将出卖作为生活艺术/69

第五章 序曲和协议/85

第六章 “世界内部的世界” /114

参考书目/140

第一章 引言

生活是一座建筑工地，爱情亦然。谁对此不能容忍，就不必往下读。这里谈的是两个试图在没有把握的鹅卵石上修建一座责任王国的人的生活故事。这并不总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在每种生活都是自我试验的时代里，事情就是这样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他们不仅一生都在描写没有把握、化名自由的幸福和恐惧，他们也将其变成了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挑衅。今人因文字艺术和生活艺术这两者而指责他们。其原因不在他们，而在我们：在于如今上了年纪的这些孩子们，我们泰然自若地直面种种可怕的环境，同时认为缀字法改革这样激进革命的活动会危及内心最深处存在。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曾经尝试，靠思考和写作创造出可以踏入的世界。因此，他们既不关心

大学里的太平间^①，也不关心艺术的玻璃球游戏^②。他们嘲笑过艺术和美学的静物理想，尤其是法国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反抗也引发了憎恨，主要源自不明就里。不时地有股仇恨被释放出来，他们在世时，它就蹲伏在他们的棘手声望的阴影里。但毕竟是他们大胆地对我们的最易识破、最珍贵的幸福幻想、对现存的爱情秩序提出了怀疑。人们差不多因此将所有的污秽都泼向他们。如今我们可以继续顺着畅销书的指示，去向主治医生报销此项费用。

但这里要讲的不是有关他们的丑闻轶事，而是他们非比寻常的追求幸福的惊人之举。这当然不是说，那条路铺满了幸福。它有时只铺着坚硬的沥青，有时甚至险峻陡峭。不管怎么说，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交往，不仅持续了五十年之久，而且五十年来都那么亲密，令我们这些平庸之辈必然会感到绝望。是谁给予得更多？是谁投出了第一块石头？

这两人留下相当多的有关其生活的自传体报告、证据和证词。另外还有大量不容忽视的传记评论，朋友们、同时代人、敌人和作家们的报告和诠释。这些倾吐中有许多是由朋友、当事人或敌人口授的，可以这么理解，它们都是产生在同时代人的丛林之中。我大规模地

① 喻指现实生活。——译者注

②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著有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此处喻指艺术的完美主义。——译者注

放弃对回忆录、信件、日记、小说和外来的说词进行哲学化的逐层分析或批评性的重新构思。那样写出来的将是另一本学究式的书。我将尝试着这样描写这一对伴侣的形象，即依据最新的资料，根据他们透过所有层次留给我的印象，写出一个有意义的也是冒险性的故事来。我将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悄悄地将信件、日记和其他文章里的化名换成真名。从1990年起，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两册《致萨特的信》和她的《战争日记1934-1941》在法国出版发行以来，我们懂得的情况就多得多了。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短期朋友，1997年，她写给他的信件也最终出版了。这样，大多数有关这两位传记，尤其是牵涉到如何理解这一对伴侣的地方，就过时了。

第二章 源自距离的精神接近的艺术

激动地交换真诚的信件——西蒙娜·德·波伏瓦致让-保尔·萨特：“我多么爱您，我的温柔的小家伙，从没这么强烈过。我将再见您。我爱您，热烈地拥抱您，是您，使得我的生活如此美丽。”这话连续重复了好几个月，她亲密无间地表白说：“您是我的生活，我的幸福和我自己。”作为她的一切幸福之源、反映她的生活的镜面、她的激情的中心，让-保尔·萨特是如何回答的呢？“您就是我。”言简意赅。“我被您深深地感动了，我爱您。我从没这么强烈地感受过，没有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生活毫无意义，无论是分离、艳遇、还是战争，什么也不能改变它。您说，这是我们的道德的一次成功，但这同样也是我们的爱情的成功。我爱您。”这两人几乎是虔诚地相互信誓旦旦，天天如此。远远地超出了醉人的初恋之情。我们这里写的是193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业已相伴了十年。这时候历史刮起了暴风。他俩则紧紧相依。

1939年9月2日，萨特，这颗冉冉升起的巴黎文学界天空上的一颗明星，坐着火车又来到了战争前沿。德

国袭击了波兰。法国遵守合约向德国宣战。一桩政治行动，军事上几乎一无准备。大多数法国人暗自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为了但泽^①去送死。这个民族半心半意地，背包里背着一些抽象的信条，卷进了一场他们绝对不想进行的战争。

就这样，从事写作的教师萨特被塞进了一套军装，作为普通的士兵被派往了阿尔萨斯^②的德法边界。在那里，等着他这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的是：临时住房里的集体生活、专制统治的礼仪、在某气象单位服役。简而言之：紧急军事状态下的社会。只过了几天萨特就意识到，历史的这一出游他妈的会拖很长时间。他没有大肆挣扎。他意识到，他的处境代表着人类的基本处境。他没有寻找战争，但军事动员毫不犹豫地将他送往某个前线。尽管如此他不是历史的被动物。某种程度上他得发明战争，他的战争。当战火点燃一切时，他会夺路而逃吗？或者他会坚定不移地同希特勒的军队作战？他置身于那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之中，内心里却清醒如故。这种杂乱处境很快就构成了他的作品的基本素材：人不完全属于他自身，但他可以忘记自我。他所遭遇的事情，战争、父母、学校、语言、梦想，它们塑造着他、他也塑造它们。既不是列强玩的球也无法支配那

① 但泽：Danzig，地名。今波兰共和国的格但斯克。

② 阿尔萨斯：Elsass，地名，法国东部省份，位于莱茵河畔。1871-1918年曾被划归德国，1940-1944年又被德国占领。

些力量，事实上，我们是置身于一种无法综览的实验的中心，过着“自己的”生活。没有保险机构也无法回避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也会选择逃亡。人对自身的认识非常肤浅，好久以来他就在遥远的法则里寻找避难所：在亲爱的上帝那里、在潜意识之中、在经济学、种族、神经系统、结构、近来又在万物运行的喧哗声中。但人类的生存将非同化带进世界，必须从中有所作为。战争逮住了萨特，而萨特得发明出他的战争。他在历史的高压下顿悟了这一点。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对这一基本经验的深度描写。

他后来说：“肯定无疑，自1939年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战争将我的生活分成了两部分。它在我三十四岁那年爆发，在我四十岁时结束，这正是我从青年到成熟的过渡时期。”但战争一段时间呈现为冷战。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几乎没开一枪。这几个月法国人称之为 *la drôle de guerre*^①，“滑稽的战争”，萨特写道，“希特勒让（同法国的）这场战争烂掉了”，而又在六个星期之内、在1940年的五六月之间重新打赢了它。萨特在这场烂掉的战争之中调整自己。他终生都相信文字对生活 and 现实的重大影响，这是因为他充分体验过它们。

如果他不是正在让几只无用的气象球升上天去或办理一点电话事务的话，他就写作。他每天伏案十到十二

① 法文，意为“滑稽的战争”。

小时，令他的战友们惊诧莫名，他都在涂画些什么啊？他结束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成熟之时》，直到战后才出版，迫于历史事件的压力，他险些将它全部重写。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日记，他只在滑稽的战争期间才写过日记。“眼下我思绪纷繁，我很高兴，我记下了这本小册子，因为它让我浮想联翩。（……）它让我感到，它是有关另一个人的小小的秘密生活，充满欢乐、忧愁、良心不安，若是没了这黑色真皮的小黑玩意儿我认不出其中的一半来。”

他于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所记的那十五册日记中，只留下来六册。单是这六册就厚达600印刷页。因而可以估计那日记的规模有1500个印刷页。没有什么让他觉得是在浪费墨水的。他潜心寻找他的创作素材，将一切都变成文字和理论练习：他无法控制地吞食面包、他的战友的活动、自己的猎艳故事、同所读过的书籍的争执、传记式的说明，旨在从过去的腐殖土壤上开出一朵未来的花蕾。“我将自己跟我从前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完全隔绝。”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在他的本子里找到了用回纹装饰的有关未来的提纲。大概是他首部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的最早的提纲，它于1943年出版。庞大的困难局面就此出现，萨特在其后的四十年里着力于解决它们。

除了认识自我，这些日记还有另一种功能。不仅在第一本日记的首页上用大写字母题写了献给西蒙娜·德·波伏瓦：“献给我的迷人的海狸。”（这从一开始就是她